

我和吴祖光四十年

我和祖光结婚真是新社会的新事情。我的出身贫苦低下，不认字没有知识，祖光的家庭朋友爱好习惯等等，对我都是陌生的。我的朋友亲戚祖光却是熟悉的。无论剧团的戏曲演员和老伙计来看我，祖光都是热情欢迎。因此我的老伙计们说：「凤霞嫁了一个好丈夫，一点架子没有。」

中国工人出版社



常若实 主编
凤霞回忆录
人物志

新凤霞 著



我和吴祖光四十年

新风霞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和吴祖光四十年 / 新凤霞著. —2 版.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8.2

(风雨岁月丛书)

ISBN 978-7-5008-4059-6

I. 我… II. 新… III. ①新凤霞(1928~1998) —回忆录
②吴祖光(1917~2003) —回忆录 IV. K825.78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3707 号

建议上架类型: 回忆录 人物传记

本书图片均由吴霜女士提供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62350006(总编室)

(010)82075934(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62045450 62005042(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12.75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言

吴祖光

新风霞的又一本散文集将要出版，估计一下，包括几种不同的版本及外文译本在内，这本书是她的第十三本文集了。她着手大量写作，从1977年开始，几乎每天都在不断地写，于是就写了这么多。

出身天津南市贫民窟，到二十多岁在舞台上早已成名却还是文盲。进入新中国，繁重的演出之余，挤时间上了短期的官办业余扫盲班。尽管在舞台上红极一时，名动海内外，然而偏偏命运坎坷，横遭不幸，受到的是教人至今难以想象的种种政治迫害。最终迫害成病，偏偏又被庸医误诊，落得半身残废。这就是新风霞的命运。

然而奇迹发生了。从1957年春天她在扫盲班的两篇作文在《人民日报》八版副刊上发表之后，直到1975年病倒之前再也没有写过什么。但是在病成残疾、被迫离开舞台、失去用武之地后，却以笔作为她宣泄情怀的武器——幸而致残的是左手——不停地写了起来。写得这么多、这么快，也可以说又是这么样的引人注目。依我看来，一个自幼与文字绝缘、民间艺人出身的戏曲演员，有这样表现的，实在是前所未见。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因为今后将不会再有这种类型的民间艺人了。

她是我的妻子，我曾鼓励过她识字、读书，但是在短短的十几年取得这样丰硕的成果，实在是我始料不及的，深深感到这真是“异数”，新风霞大可列入行传。

为她叫屈的是，至今还有人怀疑她的作品是由我代笔的，尽管仔细审阅便知那绝对不是我的文章。她的风格我代替不了，写不出来。虽然有过多同行朋友为她、也为我解释，可就是不能消除这样的怀疑，那也就没办法

法了。

正是因此我就需要在这里说说她何以能写出自己的风格，而且又写得这么多的原因。第一，她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所以很少受到新文学以及旧文学的影响，做文章只能用自己熟悉的生活语言；一般人称此种语言为大白话，因之便较少新的名词、语汇和术语，这反而是一般作家所难以做到的。这样也从而形成了她独特的风格。第二，她有惊人的记忆力。譬如，她记电话号码的能力简直可以和电脑媲美。很多人的电话号码只要她拨过一次便牢牢记住，可谓过脑不忘。在这方面，我的记忆力太差劲了，连弟弟、妹妹、甚至儿子的电话都记不住，然而很多电话，哪怕十分疏远，只通过一两次的很久远的电话，她常常是应答如流而且毫厘不爽。因为，错了一个号也是叫不通的。这一桩，家里人已经习以为常，想不起的电话号码一问她便知道了，而外人碰到便往往大为吃惊，认为这完全是一种“特异功能”。这种记忆力是她能大量写作的主要原因。她的作品无论是记人、记事、谈艺、论艺都是她大半生记忆的结晶。譬如在那天昏地黑的十年“文革”时代，其中有不足一年的时间在地工作的中国评剧院，由于邻近全国政协所在地，所以极其偶然地在两个单位临时组织起一个老弱病人的劳改队，其中唯一的女性就是新风霞，其他成员则大都是所谓“战犯”的老先生们，其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是逊清的傀儡皇帝溥仪。事情已经过去约二十年了，但风霞写的关于与溥仪在这段短短的几个月里共同劳动中发生的一些轶闻趣事竟达六十余篇，已经单独编辑成《我和皇帝溥仪》一书出版。这一切都是她记忆力过人的表现，是她的写作大量产生的主要原因。当然，更主要的因素是她的勤奋，几乎每天在凌晨六时左右她便起床，洗漱之后，立即在晨窗下写作起来。写得这么多，即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写作习惯所致，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她的记忆的宝库似乎永不衰竭。

相形之下，我这个健康人的记忆力便与她相差太远了，过去的事大都忘却，尤其是近事健忘更甚。新朋友在一起过了一段共同生活常常有之，但事隔不过几个月再见时，却只觉面熟，名字就想不起了。甚至老朋友亦经常叫不出名字来，别人跑过来热烈握手，欢然道故，我却常是张口结舌，在苦苦思索着人家的尊姓大名，真乃苦不堪言。近年以来，有几个杂志，几个出版社向我约稿，要我写自己的回忆录；确实我也觉得该写，然而怎么写呢？往事

一片模糊，从何写起？

谁都知道，凤霞一生的道路，崎岖坎坷，一言难尽。小时贫苦，为生活挣扎，为学艺奋斗，这都是正常的。而成名之后，赶上新时代，天日重新，本应前途似锦，却是大难临头，九死一生，受到十分荒谬、残忍的不幸待遇。而其起因却由于我，带来偌大不幸主要竟是由于做丈夫的我的原因。假如她当时听从“领导”的指示和我“划清界限”，甩掉我这个“包袱”，她仍将十分幸福，顺水行舟，如沐春风。但她却偏偏不这样做，硬自吞下苦果，承受灾难，弄到被赶下舞台，重病致残而坚持到底，终生不悔。

半生匆匆过去了。昔日舞台上的辉煌已化为轻烟消逝，而凤霞的回忆录却似永无止境地仍在一篇篇地写出来。她半身不遂，行动很不方便，我们自从把五十年代自费购置的四合院平房捐给国家之后，一直住在城东的四层楼上，偶尔应邀出门做客或看戏开会之时，常是由儿子或是年轻朋友来背她上楼下楼；当然天暖时她自己扶着栏杆或是拄着手杖亦能一步一挨地艰难上下，我看着这种情景总是感觉无限歉疚。总想到她年轻时行走如风，自然不需人背；如今需要人背时，我这堂堂男子汉却背不动她了。但我却是不甘心的，总想试一背之，却又总被她厉声喝退，看来这亦将是终身遗憾了。

晨起听北京新闻广播，介绍曾经默默无闻地编过一千几百种书的资深老编辑常君实先生的事迹，誉之为中国的脊梁。我非常高兴凤霞这本新书的主编又是常君实先生，因为她的头两本书亦都是君实先生编辑的。这次又不辞辛苦地来编凤霞这本书，可以想象，编她的书十分吃力，起码要改多少错别字啊！这一回又是君实兄要我写篇序，给我一个机会说说凤霞的情况，也说说自己的歉疚。歉疚亦就是“欠账”吧？凤霞受的苦全是我害她的——谁害的我我可说不上来——而患难余生我竟连一背之劳亦无能为力，真是好不惭愧！

目 录

前言 吴祖光 / 1

选对象 / 1

见面了 / 7

谈心 / 12

决定终身 / 18

结婚 / 23

祖光拍《梅兰芳的舞台艺术》 / 27

兴趣的改变 / 31

参加全国第一届戏曲汇演 / 36

突然来了 1957 年 / 41

在反右的日子里 / 52

思想连在一起 / 64

团圆总比分离好 / 68

祖光去北大荒以后 / 73

祖光从北大荒归来 / 81

我在苦难的三年中跟孩子在一起 / 98

追求学文化 / 105

我们家的四合院及其他 / 115

借抄家趁火打劫 / 131

我和我的小梳妆台 / 136

霜霜探母 / 141

“这是一个人的本” / 144

“一生追求品德” / 150

探亲 / 156

祖光陪我在河南治病 / 164

我还是我 / 173

和白石老人的父女之情 / 181

学习画画 / 186

尽点心 / 189

官商告百姓,这是头一回 / 191

选对象

1949年我刚刚来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扭着秧歌迎接解放，在天桥万胜轩小戏园子唱戏。这年春节前我认识了老舍、侯仁之、吴组缃等先生。当时天桥完全是旧模样，韩家潭、莲花河下等妓院还很热闹，四神庙一带估衣摊子，卖狗皮膏药，八大怪的后代，各种摆摊卖小吃的，说书棚子，练把式、玩杂耍的，小桃园戏院，小小戏院，万胜轩戏院，丹桂、中华小电影院，也都在那一带。还有数不过来的各种书摊。书摊上卖的中国古书是布皮的，最多的是普通书、小人书，也有洋字码的书。那时我不认字，也叫不出书名。天桥吸引着各阶层的人，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啊！天桥被看成是下等人娱乐玩闹的地方。可是解放了，那些旧习俗观念都被人们扔掉了。在解放初，天桥虽然还残存一些旧的势力，可是拦不住新的观念思想要求了。我在天桥演戏可说一炮打响了，开门红，唱戏的台上见，观众是评判员。这话我从小就记住了。按北京的旧观念，不允许我进大剧场和长安、吉祥、广和等戏院，我就落脚在天桥小戏园子，搭的是草台小戏班儿。

一些文人如老舍、侯仁之、吴组缃先生等对我很感兴趣。他们不单在园子里大长条板凳坐着看戏，还到后台来看望我们。不单学者、教授来后台，领导也不少，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同志、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马锡武等都来看过我们的演出。他们也不通知我们，自己就买票来了，保卫的同志也看不出来，我们却是感动得请他们来后台，散了戏同坐在土台子上，聊天谈话请他们提意见。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很幼稚愚蠢可敢说话，领导和专家都夸奖我单纯，唱戏卖力气，功夫不错……当时我的领

导李伯钊、王亚平同志都关心我的终身大事，为我选择对象，也为我介绍了不少人，我都不同意。记得伯钊同志为我介绍一位军队的政委，他把我接到他家，杨尚昆同志也很喜欢我，常说：“这个年轻人很好……”刚刚解放啊！进城的干部很多，都因为革命事业没有成家。给我介绍了不少干部、军人，我都不同意，我也不敢直接对领导说这话。我有一个办法，看见那个来相看我的对象，我就找借口说：“叔叔，我要出去一趟，有急事……”这一叫叔叔，对象事就吹了。这是从小在戏班唱戏学的，叫一声长辈，人家就不会在你身上有打算了。当个小辈不吃亏。就用这个办法还真吹了不少。

我最喜欢跟老舍先生聊天谈心，他没有架子，容易接近。他常来天桥和我住的地方，那是天桥最南头很偏僻的地方，又脏又破，小平台没瓦的房，老舍先生来我们这个破穷家，跟我二姨聊天，他非常和气热情。老舍先生为我的婚姻大事，跟我多次长谈，我也把心里话告诉老舍先生。我从小学戏没有读过书，也没有知识，连字也不认识，父母都是受苦人，他们常说：“我们是睁眼瞎，不认字，就知道吃苦、受罪，认命吧！……”在旧社会，唱戏的是下等人，是妓女一流人，谁看得起呀！上等人谁能跟我们来往啊！我虽然被人家看不起，我自己可不能也看不起自己，我找对象可不能马马虎虎图个漂亮小伙儿人样子，必须在我生活中是老师，帮助我、提高我，文化程度、思想水平、品德都高，有成绩的男子汉。因为我也看到戏班里的夫妻，有的男人对妻子笑脸见着，双手牵着，低三下四，哪像个丈夫，简直是讨好的佣人。不高兴了就打，转脸就乱来，真是窝囊包。他们好好不久就散了，脱离关系离婚！

老舍先生跟我谈话看我唱戏，越来越对我关心，他问过我找对象的详细条件，我说：“有条件，也可以说没有条件，我跟您都说过了，首先，选人好！年岁大些不算什么，模样也不是主要的，丑、俊是咋，一看不好看，看久了就好看了，心好是真的。”老舍先生跟我谈了好几个，当时的单身作家、艺术家，我都没有印象，因为我从小唱戏闯荡江湖，哪里知道那么多什么作家、艺术家？但唯独对吴祖光这三个字我可有印象啊！那时我爱看电影，追求时髦看话剧，电影编剧、导演中，我知道了蔡楚生、史东山、田汉、吴祖光的名字。《莫负青春》电影是周璇、吕方堃主演的。这部电影里有两支歌：一是《小小洞房灯明亮》；另一支是“山南山北都是赵家庄，赵家庄有一

个好姑娘，你要问姑娘怎么样，你去问庄南庄北的少年郎……”当时这两支歌可说是家喻户晓，街上可以随时听见青年人唱着。我唱这两支歌是出了名，演出中只要加一段唱歌，这两支歌就能招来满堂座。作歌词的人是吴祖光，我当时就认为他是最有学问的人。老舍先生提出他是单身，我一听就被吸引了，而且成了我们谈话的题目。老舍先生看我有意的问这问那，从生活到家庭、作品、人品无一不打听的。老舍先生介绍得非常详细，说他很年轻时就写出了《凤凰城》这部抗日内容的话剧，很快影响了全国。老舍先生还介绍了吴祖光创作的其他剧作。当说到《风雪夜归人》时，这可说到点子上了。我很快地对老舍先生说：“《风雪夜归人》这部戏，我于1946年在天津东马路国民大戏院演过，现在演魏连生的李福安大师哥还在天津评剧院做演员呢……”这样一说，老舍先生很惊讶！他问：“《风雪夜归人》是话剧，不是戏曲剧本哪！你搞错了，内容是什么，情节你都说说！”我说：“没错，《风雪夜归人》就是戏曲剧本，我演的。内容情节是一个唱京戏的男花旦，当时很年轻，被一个法院的大官看上了、捧红了，男旦跟大官的姨太太偷偷好上了，后来就被大官赶出北京，姨太太也被打，后来关起来……”老舍先生很仔细地听我说着故事，他相信，可又摇着头自言自语地小声说：“不可能，他写的不是戏曲剧本呀！怎么会……”我坚决地拉住先生的衣服，让他注意听我说：那是日本投降后，天津旧租界“北洋大戏院”，专演话剧的戏院，中国旅行话剧团，这个团可有好角儿，常常来天津演出的，有唐若青、王元龙、姜明、吕玉堃、孙景璐、上官云珠等。这个团的领导常去劝业场的“天乐园”、天祥市场的“小广寒戏园”看评剧认识了我，我还在他们话剧团帮过场演话剧。这人名叫唐槐秋，他是唐若青的父亲，就是后台老板吧。他看我演的戏路子很宽，评剧“老八出”《花为媒》《杜十娘》《桃花庵》《马寡妇开店》《珍珠衫》《打狗劝夫》《独占花魁卖油郎》《李香莲卖书》等。文明戏《八大奇案》《杨乃武与小白菜》《错断田杨氏》《春阿氏》《锯碗丁》《蒸骨三验》《于公审问未婚案》《赖有旦杀妻》《渔家女服毒案》《妓女被杀案》等。移植的京剧、河北梆子的戏就更多了，《全部玉堂春》《全部王宝钏》《全部樊梨花》《全部双官诰》《全部大蝴蝶杯》《全部赵锦堂与朱春登》《全部法门寺》《凤还巢》《小放牛》《拾玉镯》《柜中缘》《锁麟囊》《红楼二尤》《红娘》《桃花扇》《庚娘传》《秦香莲》《赵五娘》《孟姜女》《人面桃花》《潘金莲》《坐楼杀惜》

《翠屏山》等。因为那时一天两场日夜演出，包厢、订座多，也叫保险座头号包厢，前三排池座，都是常年老戏座，熟观众包订的，戏码就要天天轮换上演。观众看戏，看演员，完全是为了娱乐开心解闷。

唐槐秋先生也是个内行专家戏迷，他大小戏院都跑，什么戏都看。当时天津是戏曲剧团最多的地方，京剧、河北梆子、话剧、评剧、曲艺等。出了大量的好演员，遍布了全国，唐槐秋先生就是看了我演的各种角色，时装戏古装戏，唱、做、念、打、手、眼、身、法、步后，对我很感兴趣，他主动跟我当时的剧团联系建议，我们团我最年轻，但团里的班底很硬，都是好角儿，文明戏改评剧的、京剧改评剧的名角儿，小侠影、王度芸、张俊生、李福安、董瑞海、杨星星、张孝声等，唐槐秋都认识。唐槐秋先生建议说：“我手中有一个好本子，但我们剧团不能上演，因为国民党政府现在审查非常吃紧，送去剧本已经被打回来了，他们对话剧演出的剧目很敏感，这个剧本又是从重庆那边传过来的，清华、南开等大学生演出时，也被国民党天津市政府注意了，你们评剧小戏不被注意，演出没事，我看了你们剧团的阵容完全可以演好。我给你们排戏，你们把剧本移植成评剧……”我问过唐槐秋先生：“为什么国民党政府对这出戏注意？”唐先生说：“国民党政府说这是骂当官的，他们很忌讳……”我们把这个剧本改成提纲戏，加道具，国民大戏院的经理、老板是有势力的，他为了演出挣钱，大力支持我们，他家的家具搬来做道具，他们家老太爷、夫人、少奶奶等人的衣服拿来作服装，戏演出很轰动，唐先生天天排戏指挥，李福安演男主角魏莲生，我演女主角玉春，其他角色都很硬，但还是因为内容，被当时的国民党天津市政当局发现审查，说是痛骂政府，有伤风化，不许演出，老板总算有门子，准许演出几十场，但还是被禁了。我虽然是红了一阵，观众演员都很心痛，可是做剧本的吴祖光确记在我们心中了。

跟老舍先生谈话，总是说起没有完，像跟父亲那么亲切无拘无束，我说：“我太幼稚，水平低。”先生说我痛快、直爽、热情单纯。我也在这段时间里，了解了祖光的全部情况。祖光的为人忠厚，老舍先生是这样说的，吴祖光的家是书香门第。他们是老朋友了……

老舍先生还问我的身世学戏等等，我说：“我从六岁学戏，住在天津南市贫民区，跟堂姐学京戏，她叫杨金香，是著名的刀马花旦，个子不高，台下

看一般，上了台可漂亮了！她嫁给了著名武生演员李兰亭，可说是京剧武生中的师祖。他是独创一派，不同杨小楼、尚和玉、盖叫天，他演戏时我太小，不过我记住了他演的现代戏《三雅园》《草帽》。他穿纺绸大褂长袍，脚下白布袜子青缎鞋。清末、民初时候，上场亮相，开打漂亮，狠、帅、脆、快，样样有独到之处。还有《拿康小八》，也是现代戏穿现代服装，开打都是用武术刀枪靶子，七节鞭，八节棍。大靠戏《挑滑车》，功夫样样好。姐姐金香，她的圆场讲跑起来裙子不动，走起来如风吹的。她个子不高，走圆场马趟子，弯身圆场靠旗扫地，漂亮，脆、稳、快、媚，娇、美，至今舞台上没有超过她的。”

我的戏剧生活就是在堂姐姐严格教育和影响下练出来的。老舍先生听后，对我的舞台上功夫有了进一步了解，先生说：“艺术看一点就能想到你的根底和家庭，因此，我头一次看见你的戏，就被你的各种戏路子所吸引！因此我就遛弯儿起早来天桥了解情况，认识新朋友，比如认识你我就非常高兴。这在以前我是没有可能了解知道的。”为什么老舍先生愿意跟我谈话聊天呢？他是了解艺人的舞台和生活。他说我在台下是个一般的年轻人，上了台可就不一般了。先生的生活，我看也很简单，他可亲、可敬多么善良啊！我呢，见着他就想问问有关吴祖光的情况，一次，先生被我问烦了，他说：“你翻来覆去老问，不是都说给你了吗？我们在四川重庆就认识了，他是干戏剧的、作家，三十岁才过，现在是单身汉。”作家都做些什么呢？我歪着头对着先生的脸问，先生打趣地用手打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做文章、做剧本，做很多事情。”我说：“我不懂，我懂做衣服、做客的，是不是作家在家老坐着？”先生说：“作家老是在家坐着，那就喝西北风啦！要说坐在家中也对，你看我不是也出来了吗？哪能老在家里坐着呢？你还不不懂，待以后我再跟你讲有关作家的事情。”实际也懂了点我就想要问，吴祖光他不是电影导演吗？怎么是作家呢？在这段时间里我天天盼先生来天桥遛弯儿散步，来我家找我聊天，转来拐去谈祖光，先生说：“我知道了，你就是要我说吴祖光吧？你这小丫头的心事还能瞒得了我！”

我心里是有了祖光。

我白天在天桥演出，夜里进城在中和、民主等剧场看戏，我看戏是从幼年养成的，白天在天桥下了戏，又赶到城里看话剧。当时北京市有一个很

特别的自新剧团，一天，老舍先生跟我约好同去看戏再到后台，我发现演员们都一样的黑衣服，大都是年轻人，男演员为什么剃光头呢？我跟在老舍先生身后，北京市文艺处处长王亚平等陪同，男女演员都很规矩地站在一边有些拘谨，老舍先生对他们问好握手，还向他们介绍我说：“我给你们带来一个青年戏曲演员，应当跟你们认识。”我看他们拘谨，我也很不自然。记得又一次在中和戏院，我这天没有戏，老舍先生跟我坐一排，那时，中和戏院还没有修，又脏又旧，台上演的戏太有意思了，是他们团自编、自导、自演的戏，故事情节奇怪极了，专演小偷、扒手、路上拦人劫钱、要手表等等，比如在电车上偷钢笔，用一个报纸筒在上下车时拿纸筒一蹭制服上衣口袋，那支金钢笔就被偷下来已挂在纸筒上了。扒门撬锁，用一块铁片一捅锁门就开了，推开大门进去偏着肩膀向屋里扒。他们的表演叫人知道偷东西当扒手，这怎么能行啊！我问老舍先生，先生说：“看戏的都是组织来的，不是个人买票的观众，因此不会有副作用……”这次看话剧，除了老舍先生，还有赵树理、端木蕻良等先生。我之所以愿意跟老舍先生在一起，就是想能在一个偶然的会见到吴祖光。果然在北京饭店周总理招待各方面的专家和文艺界人士时，我和老舍先生、侯仁之、吴组缃、吕叔湘、赵树理等先生坐在一起，周总理讲话说出了吴祖光的名字，他说：“党外作家不比党内作家做的工作少。”他说了几个名字：老舍、曹禺……说到吴祖光称赞祖光是“有神童之称的剧作家”。这句话我可记在心中了。会后我问老舍先生：“怎么周总理也知道有个吴祖光呢？他怎么知道的？”先生笑了，拉住我的手亲切地说：“吴祖光在四川就认识了周总理，他不是还问夏衍吗？‘吴祖光回来吗？’夏说：‘回来了……’”我不知怎么这时就把吴祖光装在心里了，尊敬他，崇拜他，相信他。把他当成蔡楚生、史东山、老舍先生这样的老人那么尊重。知道他是年轻人，可又认为他是个长辈应当像长辈样的尊重他，却又梦想他没有妻子是单身，如果前世有缘分，我会爱上他的，但他是祖字辈，我得叫叔叔。我对吴祖光有一种神秘感，想着能见着他，这人是老头……

有几个当时报界记者，如徐琮、老沙他们常来看我，而且也关心我的终身大事，我对他们有意地讲出条件。他必须是个有骨气的男子汉，又说：“我讨厌婆婆妈妈、小里小气的男人，请你们替我找吧……”

见面了

一天，在北京市文艺处开座谈会，那时刚刚解放，还没有成立文化局。我是代表天桥小戏园子的青年演员。人就是感情动物，天桥小戏园子常来领导、专家、名人，天天有作家、有名演员来看我，也时常有来后台跟我见见面，可是就不见一个人，我心里有的那个人——吴祖光。这次在文艺处开会，我又是在暗暗地想着，要是吴祖光就好了，他是什么样？他能看得起我这个天桥小戏园子的、数不上名的小演员吗？如果他看不起我，我还不巴结你了，我才不剃头挑子——一头热呢！听书唱戏都是讲爱情找丈夫，男赶着女，女人不能赶着男人，不知怎么自己想得那么远、那么无聊多余了！会场坐满了人，我不敢向前坐，溜边坐在门口，老舍先生特地把我叫进里面坐在沙发上。我看看大都是不认识的生人。王亚平处长主持会，有一个自新剧团的领导介绍了该剧团的成立和演员的培养，会场上大伙情绪都不高，对他们的表演说庸俗水平低，演这样内容的戏让人难以接受，更谈不上教育人，特别是对于青年人，刚刚解放，可能会起副作用。再说他们是犯人，要老老实实服刑，认识自己的过去，叫他上台演出不大好。演出受欢迎，他们会觉得自己有资本了；演出不好，也会影响他们的改造。总之，他们的野性要管管，如果演出就演小范围的，他们同类人要他们改悔自愧，向教育自己、争取做新人去努力。老舍先生鼓励我发言，我急得直冒大汗，刚刚解放，不敢在人多的地方说话，但我想在这个犯人剧团面前如不说话太丢人了。老舍先生问：“你怎么不说、不发言？”我在他耳边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这些人是犯人、小偷、扒手，我害怕，也嫌脏……”但老舍先生说：

“报名了，让这个青年人说几句吧！”我看老舍先生慢条斯理地说了，当然不能给脸不要哇。我大着胆子说：“谢谢各位老师、叔叔、大爷们……”场上出现了笑声，我说：“别笑话我，我从小唱戏学戏，没有在这这么多人面前讲过话。我看了这个剧团的戏，我很害怕，因为害怕这些演员怎么学会干这行哪？又害怕他们以后自由了，犯了旧毛病又干上了！我是个刚刚出码头来北京上台演主角的小演员，我劝你们，咱们支着台上的艺挣钱吃饭，可不能再干你们那个行业了！真怕人哪！”全体掌声，这一掌声可不像在台上唱戏来的掌声，掌声越来越起劲，这时我忘了下边应当如何说了，没有词了，脸也红了，心直跳，不知如何是好。还是老舍先生替我解了围，他说：“小青年说的是真心话，坐下吧，不用老站着。”我坐下了，比唱一出戏都累，好紧张啊！我从此认识了说话比唱戏难啊！

这是在北京东城霞公府文艺处楼上会议室，坐了满满的专家学者们，他们谈笑风生。一位青年人发言，他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个头不高，浓眉大眼、细皮嫩肉，高高的鼻梁，满头黑发，还有点卷发，那么自然秀美，身穿着浅灰色布列宁制服，声音洪亮，语言很风趣，很标准的北京话听来亲切质朴，不时引起一阵阵的掌声，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啊！原来他就是我心里有了的那个人吴祖光。我演过他写的《风雪夜归人》，我唱过他写的歌词《莫负青春》，他是这么年轻啊！但又那么有风度，大方沉着，他是我跟老舍先生常常谈起的话题，一下子我的心轰的紧张起来啦！

会场休息的时候，人们三三两两的过来过去的活动，他没有出去，我一直注意着他的行动。当老舍先生过来跟我讲话的时候，祖光也陪着过来了，老舍先生给我们互相介绍了以后，我高兴地跟他拉手，他的手是那么柔软，我说：“您好，我还以为您是老头了，那就应当叫叔叔了，现在我不叫了。”我想，他当时不理解我是什么意思，可我心里知道。我请他看戏他答应了，他很随便地蹲在我坐的沙发前跟我说话，怎么头一次见面就被他那和蔼可亲的态度吸引住了！他真好……像在台上唱戏的台词“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他跟我是有缘的。

那时有名人专家领导来看戏，总是请到后台来看看演员们，可是祖光从来不到后台来，我是多么想能够再见着他呀！我无意中在老舍和赵树理先生那里知道了他也想解决生活问题，还说当时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位老

演员正在为他介绍对象，可是祖光有自己的理想，他是写戏的，想找个戏曲演员……这更引起我心中的不平静！我当时也是单身，那么多热心人给我介绍对象，我竟没有看中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吸引了我，我相信这是缘分，常说情人眼中一眼就中了意。多少人介绍，内外行人追求，我都拒绝了，因为我在旧社会看见许多女演员，嫁了人当时轰轰烈烈，以后生活悲惨遭遇可怜啊！所以我对这件事很谨慎，我怕受骗上当，我不愿再演那样的悲剧，对于个人生活，我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看见祖光后，我就想抓住这个机会不能错过，既然都了解了，也看中了，就应当决定。照顾我的二姨母常劝我说：“人家给你介绍朋友都是好心，你就跟人家交往出去逛逛公园，看看电影……”我才不，我一定要选择一个有学问的，在事业上能对我帮助，而且还很善良、有骨气、忠厚的好人，可靠、敬佩的人，做我的伴侣。我认为，黑暗的旧社会毁掉了不少聪明美丽的女演员，而新社会给了我做人的权利，我决不能自暴自弃、被人轻视，所以我跟那些被介绍来找我的人，从来没有来往过，总是请二姨母打发走了。我心目中有了一个吴祖光，但是这番心意怎样才能让他知道呢？二姨说：“你就直接带话给他吧……”这可不好，传来说去我怪丢人，再说吴祖光是位作家名人，他要是嫌烦看不起我，认为我是轻浮的旧艺人，可太冤了。

热情老实的记者老沙、徐琮等同志，他们常来给我照相，叫我小妹。我就有意在大雨天回戏时，谈起我的终身大事。要他们帮我挑选一个对象，他必须有学问，会写文章，还会写剧本，能写话剧，又能写戏曲、写电影本，还会当导演，他不许摆架子，不能打人欺负我。年岁必须在三十三四岁，小了不懂事，太大了没有趣味。我跟他们说的话，好像明白了，又有一点不清楚。老沙同志对我很认真地说：“凤霞小妹，这条件也太高了吧！”我说：“就这样，姜太公钓鱼嘛，愿者就上钩，一点都不能迁就了……”没有多久，很多人都知道了，成了讲话的笑料了。新风霞选对象条件苛刻，热心的老沙向外宣传，很多人都知道了，唯独吴祖光不知道。好一阵子他没来看戏，他曾经托大众剧场经理买过三十几张戏票，来看戏的大都是电影导演和作家，有蔡楚生、史东山、陈明、崔嵬、张骏祥、夏衍先生等。可是怎么祖光不来后台看看呢？我心里胡思乱想，是不是因为他听到我找对象的条件就是他，